

楚国大墓一朝现，举世皆知武王墩。近日，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“武王墩”重要进展工作会议在安徽召开，武王墩主墓（一号墓）阶段性发掘成果首次公布。然而鲜有人知的是，此次武王墩一号大墓的发掘也有山东考古力量参与。山东大学考古学院路国权教授带领的团队从2020年开始便加入武王墩的发掘中来，且亲自挖出了楚大鼎，古代齐鲁与楚国的缘分在两千多年后得以延续。

路国权教授团队是如何加入到武王墩发掘的？他在发掘中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感受？墓主人和古代山东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？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仍在武王墩考古现场进行发掘的路教授。



路国权（左六）所在的武王墩墓考古发掘二组成员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李文璇 杜春娜 济南报道

参与发掘偶然中有幸运

2015年底，一个寻常的冬日，随着夜色渐浓，最后一盏灯熄灭了，安徽淮南三河镇徐洼村沉入黑甜的梦乡。此时万籁俱寂，乡间小道上，却传来了一行人踩踏枯草的声响。这是一伙经验丰富的盗墓贼，他们的目标，是村庄附近大名鼎鼎的武王墩。

几年以后，在发掘现场看到椁室上那两处刺目的、一米多长的方形盗洞时，路国权不难想象盗墓贼窃宝的情景。他们数次“造访”武王墩，盗出大量青铜器、漆木器，将北面的两个椁室近乎洗劫一空，还把无法带出盗洞的大型文物锯成了碎片。“其实，武王墩一直是安徽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就有学者推测它是一座楚王陵。”说起武王墩遭遇盗掘的往事，路国权难掩惋惜，“咱们有条不成文的规定——不主动发掘古代帝王陵墓。因为这类陵墓里的文物通常比较丰富，丝织品等有机质较多，在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发掘，可能影响到后续的文物保护。”

2019年，淮南公安破获武王墩古墓被盗案，追回被盗掘的珍贵文物70余件。随着盗墓贼落网，地下文物埋藏环境发生改变已成事实，确保文物安全迫在眉睫。国家文物局当机立断，于当年11月特批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武王墩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。

此时，机遇便降临到与安徽淮南颇有渊源的路国权身上。2018年，安徽引江济淮工程建设时曾邀请过他们进行发掘，当时发掘地点也在淮南，山东大学团队的发掘水平得到高度评价。2019年，他们再次受邀参加武王墩被盗后的前期发掘工作。2020年，安徽方面申请发掘执照时，还征求过山东大学的意见。“这两次发掘工作，使山东大学的田野发掘水平和能力得到安徽同行和业界认可，也成为我们能有幸参加武王墩项目发掘的契机。”路国权说。

亲历楚大鼎的出土

“其貌不扬”的武王墩，远看似乎只是一座高大的土丘；但若存心细观，便会发现它占尽形胜：北边是秀美的舜耕山，西侧是浩渺的瓦埠湖，春申君墓、李三孤堆等多座楚国贵族墓葬广布周边，形成“众星拱月”之势，似乎在向人们暗示着墓主身份的不凡。考古团队在此处仔细勘察，发现武王墩主墓外围设有近似方形的独立陵园，陵园内分布着车马坑、陪葬墓、祭祀坑等遗迹，墓园总面积之广，达到了惊人的2100余亩。在路国权的印象里，规模如此宏大的战国陵园实属罕见。

路国权在淮南一待便是四年。这些年，考古团队对武王墩主墓（一号墓）进行了重点发掘。它是陵园内规模最大的墓葬，位于陵园中部偏北隆起的高地上，坐西朝东，东部有一条长42米的斜坡墓道。“这是座甲字形大墓，地表上有高耸的封土。从顶部看，封土堆呈覆斗状，高出地表16米。”路国权介绍，“封土下是巨大的

齐鲁考古人武王墩亲手挖出最大楚鼎

山大路国权教授讲述现场发掘经历，「墓主人」或曾将鲁国灭国

墓室，墓室底部又用枋木构筑了阔大的椁室。椁室结构复杂，呈‘亚’字形，中心是棺室，四周各有一个边室，整个椁室被分隔为九室。”这样的结构，也被人们戏称为“八室一厅”，这意味着武王墩将成为国内首次见到的、结构清晰明确的九室楚墓，也是迄今所见分室最多的楚国墓葬。

担任考古发掘二组组长的路国权，主要负责东室和北室的发掘工作。四年的发掘过程，惊喜不断，但最让他兴奋的当然是他亲历的楚大鼎的出土，他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。

“组长快来看，这里有件特别大的青铜鼎！”就在不久前的4月9日，路国权所率领的考古小组，在东1室南端的泥泞中发现了这一国之重宝！他和团队成员们在极度兴奋之后马上冷静下来，他亲自动手，仔细清理。慢慢地，一件厚重、大气的青铜鼎终于被清理出来。路国权说，他曾经激动地趴在地上对着大鼎看了又看。

测量结果显示，这只鼎的口径达到了88.3厘米，高度约为1.2米，比安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、李三孤堆最为瞩目的出土文物——铸铜鼎还要大。“鼎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楚国也一直有问鼎中原的野心。”路国权说，“学界普遍认为李三孤堆是楚幽王的陵墓，这只鼎体型比铸铜大鼎更大，说明武王墩的墓主极有可能是国君级别的人物。”

东室发掘出的上百件青铜器里，除了国之重器，也有盛放着动物骨骼和其他物品的“日用食器”，还有为数众多的漆木器。在一些漆木案上，考古小组发现了栗子、橡子、红枣核等瓜果的“遗骸”。“古人讲求‘事死如生’，斯人已逝，可我们仍然要让他另一个世界饱腹。鼎里的肉、案上的果，大概就是这位墓主平日爱吃的食物。”在路国权看来，以甜瓜随葬，说明墓主下葬的时节极有可能是甜瓜的丰收季，也就是夏天。

易于腐烂的木器，为何能够千年不朽？路国权表示，这主要是得益于淮南湿润的气候。“考古界有句话叫‘干千年，湿千年，不干不湿就半年’，武王墩的文物埋藏环境是个‘饱水’的环境，这样相对封闭的保存空间，抑制了木腐



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木柄铁锤。

菌的快速生长，降低了木材的腐蚀速率，有利于木质文物的保存。”路国权说，“以往我们在黄河流域发掘的墓葬里，就很少见到保存如此完好的漆木器。”

楚墓中发现山东元素

这位身份高贵的墓主，在世时有官员追随、百姓奉养，死后也要享受美酒佳肴、丝竹乐舞。在北室，青铜编钟、编磬、琴、瑟、笙、箫等各色乐器，令考古小组目不暇接，浪漫主义情调十足，反映出楚国在乐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。不过，令路国权尤为难忘的并非那些精美的青铜器，而是他们在主墓封土中偶然发现的一件木柄铁锤。

“我以前曾经在山东济宁嘉祥县武梁祠的画像石上，看到治水的大禹拿着一件这样的器物。这次出土的木柄铁锤，竟然和大禹手持的工具一模一样。”当第一次亲眼见到实物时，路国权感觉既真实又飘渺，传说与现实在此时此刻发生强烈的碰撞与融合。

武梁祠里的大禹画像，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大禹画像。在这幅画像中，大禹身披蓑笠，头戴蓑帽，左手前伸，仿佛是在指挥，右手拿着一件工具。这件工具叫做“耒耜”，是一种农具。而武王墩一号墓中发掘出的木柄铁锤，正是当时人们在铸造陵墓时使用的器具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有位壮工把它遗留在现场。

“可以想见，两千多年前，一名普通的楚国工人正手持铁锤，在烈日下奋力挖掘泥土。在他们挥汗如雨地劳作了无数日夜后，这位钟鸣鼎食的墓主终得长眠于地下，他的灵魂仍在聆听钟磬之声……”路国权说，彼时铸造陵墓的百姓，早已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之中，史书上并未留下他们的只字片语。而今，这件木柄铁锤跨越千年重现人间，如同携带着掌心的温度，证明着他们存在的痕迹。

“墓主人”曾将鲁国灭国？

武王墩自考古发掘以来便广受关注，坊间对墓主身份的猜测也未曾断绝。这位楚国贵族究竟是谁呢？“武王墩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、结构最复杂的楚国墓葬，规格很高，内涵极为丰富。”路国



武梁祠画像石中的大禹画像。

权说，“我们倾向于认为它的墓主是一位楚王，具体说来，极有可能是楚考烈王。”

时针转回到战国时代，那是一个金戈铁马、群雄争霸的时代，雄踞江汉的楚国，是战国七雄之一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“打不过就跑”是常态，与秦国“相爱相杀”的楚国就特别喜欢迁都。

公元前278年，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城（今湖北荆州），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（今河南淮阳）。公元前263年，其子楚考烈王熊元即位。这位楚王的命运可谓波澜壮阔：他曾在年少时远赴秦国充当“人质”，是秦昭襄王的“正牌女婿”；后来又任“战国四公子”之一——春申君黄歇的帮助下逃归楚国，成为楚国的第39任王。楚考烈王在位期间，重用春申君，联合赵、魏抗秦，楚国一度复兴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公元前241年，春申君组织了战国史上最后一次合纵攻秦，却以失败告终。楚国害怕秦国报复，于是把国都再次迁往更东面的寿春，也就是如今的安徽省淮南市寿县。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，将其命名为郢，表明自己决意在东方扎根，暂不作收复故土之思。

寿春作为楚国的最后一座都城，历经楚考烈王、楚幽王、楚哀王、楚王负刍四王。公元前238年，统治楚国25年的楚考烈王薨，其子楚幽王继位。自此，楚国国力日渐衰微。楚幽王在位仅10年就去世了，楚考烈王另一位幼子楚哀王即位不过两月，就被末代楚王负刍处决。五年后，楚王负刍又为秦军所俘虏。此时，秦国在嬴政的统治之下如日中天，大一统的时代潮流已然不可阻挡，国祚绵延八百余年的楚国，偏安寿春不到二十年，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楚哀王与楚王负刍一个被杀、一个被俘，依制下葬的可能性很小，李三孤堆的墓主又直指楚幽王，武王墩的墓主“人选”似乎只剩下了楚考烈王。不过，这些都还是推测，目前尚未找到实证。“按照科学的原则，在地下文物没有出现墓主的名字之前，我们就无法完全确定其身份。”路国权说道，“考虑到命名的严谨性，现在我们只能说武王墩是楚国最高等级的墓葬。所谓‘最高等级’，指的就是楚王或者王后。”也有专家表示，接下来的考古发掘，将致力于寻找楚简、大型青铜器铭文等关键证据，作为墓主身份的认定。

假如真能证实墓主是楚考烈王，那么武王墩与山东的“渊源”便更加深厚了。众所周知，古代山东在先秦时期主要有齐国和鲁国两个大国，如今的山东也因此被称作“齐鲁大地”，且简称就是“鲁”。殊不知，鲁国就是被楚考烈王所灭。公元前255年，楚考烈王派春申君出兵攻打鲁国，将鲁国末代国君鲁顷公从都城迁出，封在莒地（今山东莒县）。六年后（前249年），鲁顷公在柯（今山东东阿）去世，楚国未允许鲁人袭封，鲁国彻底灭亡。

在山东成长、工作的路国权，感觉冥冥之中似有缘分牵引。而今，武王墩的考古发掘，不过进行了三分之一，路国权的工作也还远未结束。“在我所负责的东室，青铜器密密麻麻地堆了五六层，我们现在正在逐层进行提取。”路国权说，“等东室发掘完以后，我们准备对中间的椁室进行整体套箱，将其运送到实验室中，在恒温的环境下进行精细化的发掘。”他相信，随着发掘的深入，越来越多的“历史证人”将出现在眼前，为人们揭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。